

后宫

如懿传

伍

流潋紫 著



RUI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修
身
版

芭蕉不展丁香结，
同向春风各自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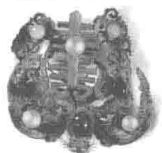


后宫

如懿传

伍

流潋紫——著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修
订
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芭蕉不展丁香结
同向春风各自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宫·如懿传.5/流潋紫著. —修订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3635-3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30594 号

策划编辑 胡玉萍
责任编辑 涂浚杰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徐 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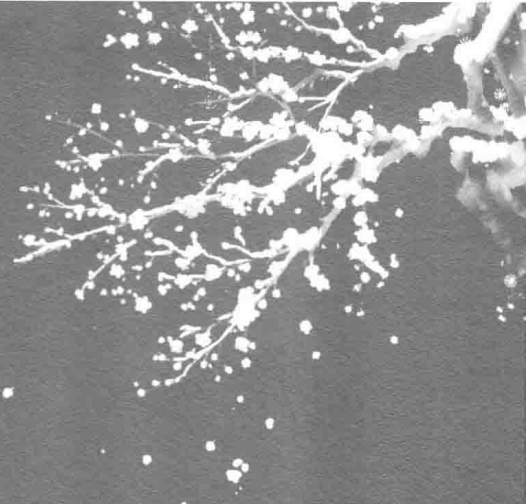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22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页 2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635-3
定 价 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当我终于明白，

人世间的男欢女爱、荣华权势终究不过浮华浪荡一场，
生命的最末，

到底是无尘无埃的明镜台时，
我的人生，已经完结了。



作者简介

流潋紫，本名吴雪岚。浙江湖州人，198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5年末开始从事业余写作，陆续在各大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及散文。自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后宫·甄嬛传》，同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新丽文库
NEW CLASSICS LITERATURE

/胡玉萍/
ANAN studio

特邀编辑::吕彦西

手绘插图::钱 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录

第一章	相随	001	第十七章	豫嫔	206
第二章	伤花	013	第十八章	香见欢	217
第三章	出嗣	024	第十九章	香事	228
第四章	伤金	037	第二十章	好迷	240
第五章	悼玉	050	第二十一章	倾雨	251
第六章	祥瑞	063	第二十二章	红颜哀(上)	262
第七章	离析	074	第二十三章	红颜哀(下)	274
第八章	暗香	084	第二十四章	宝月明	285
第九章	异变	096	第二十五章	环敌	298
第十章	妄事	109	第二十六章	空月幽	310
第十一章	巫蛊(上)	120	第二十七章	梅边影边	322
第十二章	巫蛊(下)	132	第二十八章	故剑(上)	332
第十三章	断腕	145	第二十九章	故剑(下)	342
第十四章	女心	159	第三十章	朱色烈	354
第十五章	沉浮	176			
第十六章	新秀	193			

璟兕的丧仪过后，如懿已经憔悴得如一片脆而薄的枯叶，仿佛一触就会彻底破碎了。

皇帝数日不能安枕入眠，伤心不已，破例追封璟兕为固伦和宜公主，按着固伦大长公主的丧仪，随葬端慧皇太子园寝。历来嫡出之女为固伦公主，庶出之女为和硕公主，但那都是在即将下嫁时才可加封。皇帝如此做，亦是出于对璟兕格外的疼爱和怜惜。

然而悲伤之事并未断绝，仅仅隔了几日，忻嫔所生的六公主也因受惊早产而先天不足，随着璟兕去了。皇帝虽然伤心，却也比不上亲眼看着璟兕死去的痛楚，便按着和硕公主的丧仪下葬，连封号也未曾拟定，只叫陪葬在璟兕陵墓之侧。

宫中连丧两位公主，太后又担心端淑的安危，悲泣之声连绵不绝。时入五月，京中进入了难挨的梅雨季节。滴滴答答的愁雨不绝，空气里永远浸淫着潮湿而黏腻的气息，仿佛老天爷也在悲戚落泪。

金玉妍虽未削去贵妃位分，但被剥去了一切贵妃的仪制，只按着答应的份例开销，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她照例挨着鞭打。起初的几日，金玉妍挨鞭子的时候还会尖叫、反抗，渐渐地没了声音，只以冷毒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一

方小小的蓝天，如一条垂死的蛇。

如懿大病了一场，皇帝虽然有心陪护，但前朝战事未宁，有心无力，只得让太医悉心照看。

一时间宫中离丧之象，便至如此哀乱之境了。

深夜孤眠，如懿辗转反侧，一闭上眼便是璟兕娇嫩的面庞，恍若无数的雪片在脑海里纷纷扬扬地下着，冻得发痛。江与彬给她的安神药一碗一碗灌下，却毫无作用，她睁着眼，死死地咬住嘴唇，任由泪水滑落枯瘦的面庞，如同窗外的雨绵绵不绝，润透了软枕。

心中的痛楚狼奔豕突，没有出口。如懿披了一袭长衣，赤足茫然地走到窗边。萧瑟的风灌满她单薄的寝衣，吹起膨胀的鼓旋。乱发拂过泪眼，仿佛璟兕温软的、小小的手又抚上面来。

夜雨如注，繁密有声，好像是流不完的眼泪，更像这悲伤死死地烙在人的心上，永远也不能退去了。

悲伤中的日子静得几乎能生出尘埃。到了五月末，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往年里嫔妃们都迫不及待地换上轻薄如云霞的彩裙绡衣，浓翠嫩紫、娇青媚红，映着满苑百花盛放，禽鸟翩然，无一不是人比花娇。而今岁，即便是再有心争艳的嫔妃，亦不敢着鲜艳的颜色，化娇丽的妆容，惹来皇帝的不悦。

因着璟兕和六公主的早夭，如懿与忻嫔都神思黯然，四阿哥被冷落，八阿哥足伤，嘉贵妃禁足受刑，庆贵人和晋贵人被罚，太后又忧心端淑长公主的安危，宫中难免是凄凄冷冷，连树上的鸣蝉都弱了声气，有气无力地哼一声，又哼一声，拉长了深不见底的哀伤。

任凭时光悠悠一荡，却未能淡了悲伤。

午后的茜纱窗外，大片大片的阳光像团团簇簇的凤凰花般在空中烈烈而绽，散下浅红流金的光影。如懿在素衣无饰了月余后终于有了梳妆打扮的心思，象牙妆台明净依旧，珠钗花簪却蒙了薄薄的尘灰。她并不用容珮和侍女们动手，亲自将蓬松得略有些随意的家常发髻打散，因着悲伤，她几欲拖地的青丝亦

有些枯黄，只能蘸了梔子花头油梳理通顺，复又用青玉无纹的扁方绾成高髻。一枝暗金步摇从轻绾的云髻中轻轻斜出，那凌空欲飞的凤凰衔着一串长长的明珠，恰映得前额皎洁明亮，将一个月以来的黯沉略略扫空。几枚简素的镀金莲蓬簪子将发髻密密压实，小小一朵素白绢菊簪在髻后点缀。

容珮小心翼翼提醒道：“皇后娘娘，公主是晚辈，您已经为她簪了这么久的白花，今日便不必了吧。”

她的提醒是善意的，准噶尔战事未平，一直簪着白花，也并不吉利。如懿轻叹一声，不肯摘下白花：“过了五七再取下吧。”

容珮无言，只得加了一朵白玉雕琢而成的嵌蓝宝石珠花，略略点缀一朵暗蓝色蟹爪菊绢花。

容珮取过玫瑰脂膏轻轻送上：“娘娘，您的妆还是太淡了，脸色不好呢。”

如懿对着铜镜细细理妆，不留一丝瑕疵。消瘦的脸颊，上了胭脂；苍白的嘴唇，涂了唇脂；细纹聚集的眉心，点了花钿，一切还如旧时，连耳上的乳色三联瑯玉耳坠子也是璟兕最喜爱看她戴着的。

如懿换上一身月白素织氅衣，点着淡青色落梅瓣的细碎花纹，系了素色暗花领子。这些日子抄录佛经闭门不出，端的是肤白胜雪，而眼神却是惊人的苍冷，如一潭不见底的深渊。

如懿轻声道：“今日是璟兕的五七回魂之日，本宫要送一送她。”

容珮道：“愉妃小主一早来时娘娘还在给公主念经，小主送来了亲手做的十色素斋，说是要供在五公主的灵堂，今夜亥时小主还会陪娘娘一同为公主召唤。”

如懿微微垂了头，云鬓上的蓝宝石玉花的银丝长蕊轻轻地颤动：“愉妃有心了。”

容珮赞叹：“这样的心思，满宫里也只有愉妃小主有。”她似想起什么，“皇上派了李公公来传话，今夜也会来陪娘娘为公主召唤。奴婢也把公主生前穿过的衣服和玩过的器具都整理好了，放在公主的小床上。”

如懿颌首：“规矩都教过永璂了吧？”

容珮道：“嬷嬷们都教导过了。十二阿哥天资聪颖，断不会出错的。”

悲愁瞬间攫住了她的心，攥得几欲滴下血来：“今日是五七，过世的人会回家最后看看亲人才去投胎。本宫想好好再陪一陪璟兕。”

然而夜色如涨潮的江水，无声无息便泼染了天空。皇帝让李玉传来话，前线六百里加急战报，要与群臣议事，实在脱不开身。

李玉说得仔细：“大军前锋部队进抵伊犁河畔，达瓦齐却仍执迷不悟，负隅顽抗，率部万人，退居伊犁西北方向的格登山，驻营固守，孤注一掷。皇上本要来五公主的祭礼的，可接到战报便忙到了现下，连晚膳都用得极匆忙。”

如懿明白，亦不勉强，便道：“皇上专心政事，本宫明白，也一定体谅。本宫会替皇上上清香一炷，祭告璟兕。”

与李玉同来的还有凌云彻，他躬身，清癯的面容诚挚而略显悲伤：“微臣向皇上请求，与李公同来送和宜公主一程。”他的声音轻轻的，带着青苔般的丝缕潮湿。

如懿想起璟兕，眼中浮起隐隐潮气：“那就多谢凌大人了。”

海兰着一色莲青薄绸衣裙，带着永琪在身边，捧着一个白纱绢袋，里头盛着为璟兕魂灵引路的草木灰，徐徐道：“姐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去召唤五公主的灵魂归来了。”

夜色如纱微笼，素衣的如懿和海兰由内侍与宫女提起莲形铜灯引路，李玉与凌云彻陪护在后，缓步而去。这一夜并不黑，蓊郁桐荫里款款悬着半弯下弦清月，漫天撒落的星子零零碎碎的，散着微白的光。因为早已吩咐了要行璟兕的“五七”之礼，内务府早预备了下去，将长街两侧的石灯都围上了洁白的布幔。

如懿披着一身素淡至极的石青绸刻玉叶檀心梅披风，系带处坠着两枚银铃铛，那是从璟兕的手铃上摘下来的，可以让她循着熟悉的铃声，找到自己。容珮抱了永璿在怀中，让永璿和永琪手里各提着一个小小的羊角琉璃提花灯笼。

如懿轻声道：“这一对灯笼，是璟兕从前最爱玩的。”话未完，她的眼眶又湿润了，只得从海兰手里接过一把草木灰撒出，来掩饰自己无从掩饰的伤感。

永琪很是懂事：“皇额娘，儿臣给妹妹照路，她就可以看见地上的草木灰，跟我们在一块儿了。”

永琪牙牙道：“额娘，儿臣和五哥哥一样。”

如懿的指缝间扬扬撒落一把草木灰：“好孩子，这样妹妹就不会迷路了。她就能找着咱们，和咱们走最后这一程。”

凌云彻陪守在如懿身边，轻声道：“皇后娘娘别难过了，仔细风吹了草木灰，眯了您的眼睛。”

如懿的睫毛上盈着一滴晶莹的泪，她极力忍住，别过头去道：“但愿今夜的风不要太大，不要吹散了这些草木灰，迷了璟兕回家的路。”

凌云彻的声音低沉而温暖：“不会的。和宜公主聪慧过人，知道娘娘在等她，一定会回来的。”

如懿并不看他，只是微微侧首：“多谢你。”

并未以官职相称，也不如常日一般唤他“凌大人”，这样简短的语句，无端地让他觉得亲切。然而，他并不能有多余的表情，只是以略略谦恭的姿态，和李玉一左一右，跟随她身后。

凌云彻看着如懿纤细瘦美的背影，发簪上垂落的碎蓝宝石珥流苏被风拂动，闪着粼粼的光。他陪在她身后，走过这漫长又漫长的长街，两侧徐徐笔直高陡的红墙，使长街看去越觉纵深，幽幽暗暗，不知前路几何。

他只希望这样的路能长一些，更长一些。

璟兕的灵堂布置在雨花阁内，后头是宝华殿的梵音重重。法师们念着六字真言，恍如极乐净土。

永璂提着灯笼，学着永琪，将宫人们预备好的灵堂屋顶上的瓦片砸碎在地，极力呼唤：“妹妹，回来！璟兕，你回来！”

永琪极力克制着哽咽声，永璂的声音更稚气，带着浓重的哭音，无限渴盼而伤心。或许在他小小的心里，只要这样高声呼唤，妹妹就会再回到他身旁，

和他一起玩闹，一起嬉笑。一如往日。

空气中是瑟瑟的草木香，有白日里阳光曝晒后的勃勃的甘芳气息。如懿跪蹲在灵堂内，将亲手抄录的《往生咒》与纸钱一同焚化在铜盆内。

海兰轻声道：“这是娘娘亲手抄的《往生咒》，臣妾和纯贵妃叠的纸钱，希望五公主可以有所感应。”

忽有蛙鸣入耳，如懿有些恍惚，泪水潸然而落，滴在火盆内，引得火苗迅疾跳了一下，腾起幽蓝的火焰：“璟兕最喜欢听蛙鸣声，每次听到都会笑。可是今年，她已经听不到了。”

海兰的笑意温暖如绵，声音亦款款柔丽。她引袖拭去如懿腮边晶莹的一滴泪：“姐姐，璟兕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看不到罢了。这些蛙声，她都能听到的。自然了，姐姐的伤心她也会知道。”

阁外的松柏投下长而暗的影子，将她的身影遮蔽得越显纤弱。海兰伸手为如懿掸去袖口上纸钱焚烧后扬起又落下的黑蝴蝶似的灰烬，大大的眼眸流露出无限的担心与关切：“姐姐伤心过甚，人也消瘦至此。璟兕那么懂事，看姐姐伤心，也会伤心的。”

如懿努力点头：“你放心。”她将手中的佛经焚烧殆尽，站起身道：“李公公，凌大人，你们也来陪一陪璟兕吧。璟兕喜欢热闹，人多，她就不会寂寞了。”

李玉躬身入内，与凌云彻各自拈起一炷香，在璟兕灵前鞠躬行礼。

礼毕已经极晚。月色薄露清辉，那光晕有些模糊，并不怎么明亮。唯有宫人引路的灯盏，如跳动着的跌宕的心，幽光细细。

海兰轻语安慰：“姐姐放心，五公主去得安乐，在极乐世界，她再不会有心症了。”

那一刻，如懿是笑着的，可是凌云彻觉得，那笑意是那样悲切，仿佛再多的眼泪也比不上那一缕微笑带来的伤悲。她的眸子幽怨而深黑，掠过他的眼。

凌云彻的心突然哆嗦了一下，仿佛被利针穿透，那么疼。

如懿独立风露之中，裙角沾染了青石上的夜露。站得久了，经风一拂，只觉肌骨生凉，她不自觉地便打了个寒噤。海兰忙靠紧她的身体，轻声道：“夜

凉，姐姐还是回去吧。”

有那么一瞬间，凌云彻突然很想摘下官服外的披风加于如懿瘦削的肩上，替她挡住凉夜的侵袭。

岁月那样长，衣衫那样薄，即便心无可栖处，亦可稍稍温暖。

然而，他并没有那样做，只是扶住了如懿的手臂，亦按住了被涌过的风吹起的扑展如硕大蝶翼的披风：“皇后娘娘这一路伤心，微臣会陪娘娘走下去。”

海兰的目光中隐约浮起一丝疑虑，深深地看向凌云彻。他顿一顿：“愉妃娘娘、李公公，也都会陪皇后娘娘走下去。”

海兰的脸色稍稍和缓，沉声道：“是，我会一直陪着姐姐。这句话，很早前我就说过。如今，以后，也是一样。”

凌云彻不敢再多言，只是随着众人往翊坤宫方向默默行走，慢慢走在了最后。

那朵小小的素白绢菊是何时被风吹落的，无人知晓。待凌云彻发觉自己已经拾起的时候，众人都走在了前头。他虽只见过它几眼，却是记得的，那是如懿青丝间缠绕的一朵。他珍而重之地收在手心，正要收到袖子里。忽见一双碧清妙目凝视于他，似要将他整个人看成水晶玻璃人一般。

凌云彻的心没来由地一抖，不知怎么有些心虚。海兰也不多言，径自摘下自己发髻间小小的白色绢花，看向凌云彻，语气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五七祭礼完了，这些东西也不用戴了。本宫自会处置。”

凌云彻握了握绢花，实在找不到婉拒的理由，又见海兰伸出手来，只得交还了。

海兰转过身，静静道：“不该留的东西，焚了就是。”

这一夜，原本是嫔侍奉皇帝在养心殿用晚膳，按着寻常，她也会顺势留下陪伴皇帝度过宫中寂寞的夜。但皇帝无心顾她，便去了御书房和大臣们商议准噶尔战事。

嫔在暖阁里无聊而期盼地等着，绣了一会儿花，发了一会儿呆，慢慢

熬着时辰。到了夜深时分，皇帝出了御书房，她极高兴地迎了上去。皇帝还是推开了她：“朕得去瞧瞧颖嫔，今日是她的生辰。”

嫔妃当然是知道其中的缘由的。颖嫔巴林部的族人为皇帝平定准噶尔战事出力不少，何况满蒙一家，蒙古一直是清廷的有力后盾，因而皇帝一直对颖嫔十分眷顾。

嫔妃一直深以家世为憾，这一来自然不悦，却也不敢有丝毫流露，只是以温柔得能滴出水的语调相对：“皇上，今夜是和宜公主的五七之辰。臣妾是怕皇上触目伤情，所以特来养心殿陪伴，皇上何必还要入后宫呢？”

皇帝只道：“不必了。颖嫔和五公主那儿朕都得顾着，你回去就是。”

嫔妃情知劝不动，勉强笑道：“那么，臣妾恭送皇上了。”

直到目送皇帝离开，嫔妃才扶了春婵的手离开养心殿。这一路，她有些闷闷的。春婵只道：“小主，皇上去不去看颖嫔，其实也没什么。您怎么倒提起五公主五七祭礼的事？”

嫔妃冷笑一声，清脆如冰：“这些日子皇上有多为五公主伤心，本宫如何不知道？五公主被吓得没了性命，皇上只怕这辈子都忘不了。且这件事，宫里人瞧着都像是谁做的？”

春婵微笑：“那自然是和嘉贵妃脱不了干系了。连那做衣裳的料子，也是嘉贵妃给了人的，谁都瞧不出破绽。”

是啊，素日常与庆贵人和晋贵人来往，看她们拿到嘉贵妃赏的料子，便随口说了要她们给十二阿哥和五公主裁衣，红男绿女，讨皇后喜欢。连缝那金叶子的主意，也是她仿若无心地和她们竞相出主意时说的，又拐着弯夸是她们的妙思。临了，连她们自己都以为是自己出的好主意了。

她低声嘱咐：“叫王嬷嬷将火场养过‘富贵儿’的痕迹弄干净，别叫人知道他训练过‘富贵儿’扑那金叶子的声音。”

春婵连忙答允了，又道：“小主，按着咱们的盘算，嘉贵妃的‘富贵儿’吓死了五公主，又出乎咱们意料地连忻嫔的孩子也吓没了，皇上怎么一直没处死嘉贵妃啊？”

嫵婉的唇角浮起得意的笑色：“固然是因为嘉贵妃多年得宠的缘故，也是因为她的三个儿子和北族母族的地位。皇上为难是不知该如何处置，真凶似是而非，皇上处置不了嘉贵妃，便给不了五公主一个交代，当然为难。”

春婵替嫵婉摇着手中的葵纹明绫白团扇取凉：“嘉贵妃的儿子一个被皇上冷落，一个摔残了腿，真是不济！嘉贵妃也不过按答应位分处置，每日挨十鞭子。奴婢还以为那两枚银针，够送八阿哥上西天见佛祖了呢！”

“黄泉地儿太小，没要八阿哥。不过八阿哥的腿是废了。”嫵婉快意地笑着，“好啊。额娘作孽儿受着。本宫永远忘不了当年嘉贵妃是怎么折磨本宫的。还有皇后和愉妃，也都以为是八阿哥坠马后嘉贵妃报复，才拿‘富贵儿’吓死了五公主吧。”

“小主妙算。若都死了一了百了，就不够解恨了。”春婵一笑，“那日澜翠还和奴婢说嘴，说碰上守坤宁宫的侍卫赵九霄。”

“赵九霄？”嫵婉警觉，“他和澜翠说什么？”

春婵笑道：“那傻小子看上澜翠了，说起有次他和凌大人喝酒，听凌大人含糊其词地提过从马场查八阿哥坠马之事有疑处，说有什么银针。澜翠再追问，赵九霄却什么也不知了。”她见嫵婉的神色逐渐郑重，又道，“这样要紧的事，奴婢特意嘱了澜翠又问了一次。但澜翠说赵九霄什么也不知，进忠也说，凌大人向皇上复命时根本没提过什么银针。奴婢想，凌大人重情重义，怕是查出了什么蛛丝马迹也不肯说。何况许多事根本没有痕迹可查。”

春婵的话，让嫵婉安心。有感动的暖色在嫵婉的脸上漾起。嫵婉抚摸着手指上凌云彻当年相送的红宝石戒指。暗夜里，它即便是最次的红宝石做的，亦有沉沉的光华流转。嫵婉娇丽一笑：“不管为了什么，也不管本宫怎么对他，这些年他心里有谁，本宫都是知道的。这个人啊，就是嘴硬而已！”

春婵扶住了嫵婉，轻笑道：“奴婢听说凌大人忙着在宫中当差，很少回宫外的宅子，夫妻不大和睦。想来是凌大人心里有小主的缘故。”

嫵婉唇角扬得更高，笑容好似兜不住似的：“茂倩只是一个宫女，又是皇上许婚，本来就没什么情意。”

春婵忙道：“凌大人还不是因为心里有小主，看什么人都不能入眼了！”

嫔婉的笑容瞬间凝住：“旧时情意。本宫不能忘的，他一定也没有忘。这一点，皇上是怎么也不能和凌云彻相比较的。”

春婵恭谨回道：“皇后娘娘这朵花开到了盛时，接下去便只能是盛极而衰。而小主这朵花才开了几瓣儿，有的是无穷无尽的好时候呢。”

嫔婉嗤道：“左右今儿是和宜的五七，咱们便拐去翊坤宫，听听皇后的哭声吧。”

不远的彼端，隐约可见翊坤宫宫门一角。衬在如墨的天色下，盘踞于飞檐之上的兽头朦朦胧胧，却不失庄严之态。

凌云彻陪在如懿身后，心下微凉如晨雾弥漫。

这，便是尽头了。

这一晚，他能陪她走这一段，已是难得的奢望。

翊坤宫一门相隔，她是高高在上的皇后，他依旧是养心殿前小小的御前侍卫。只可遥遥一望，再不能同路而行。

这一段路，已经太难得，太难得了。

李玉先于他躬身施礼：“皇后娘娘、愉妃娘娘，夜已深，两位娘娘早些安置。奴才先告退了。”他的眼神一撩，凌云彻会意，便也照着他的话又说了一遍，又忍不住道：“皇后娘娘保重，万勿再伤心了。”

海兰挥了挥手：“有劳李公公和凌大人了。”

李玉与凌云彻立在翊坤宫门外，目送如懿与海兰入内，方才躬身离开。凌云彻似有些不舍，脚步微微滞缓，还是赶紧跟上了。

甬道的转角处，嫔婉的脸色已经如数九寒冰，几可冻杀人。春婵从未见过嫔婉这样的神色，不觉有些害怕，轻声唤道：“小主，小主！您怎么了？”

嫔婉迷离的眼波牢牢地注视着前方，她幽幽凝眸处，正是凌云彻渐行渐远的背影。有一抹浓黯的忧伤从眸底流过，伶仃的叹息仿佛划破她的胸腔：“一个男人用这样的眼神看一个女人，是为什么？”

她这样的叹息，似是自问，亦像是在问春婵。其实她再清楚不过，只有

很喜欢，很在意，才会有这样的眼神。

春蝉吓得有些蒙了，哪里敢接话，只能怯怯低头。

嫔婉亦不需她回答，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伤感之中：“他用那样的眼神看着皇后！他怎么会去喜欢别人？”她的脸色如湖镜般沉下去，唯有双眸中几点星光水波潋潋，流露出浓不可破的恨意，“本宫虽然变了身份，但对他的情意从未变过！他怎么可以背叛本宫，去喜欢另一个人？而且是本宫的仇人！”

春蝉忙忙安慰：“不会的。凌大人不是为了您才掩藏那些证物么？”

嫔婉恨恨满怀：“是本宫误会他了？不，不是的！那日五阿哥在八阿哥身边，五阿哥是皇后养子，凌云彻是为了她才掩藏证物，根本不是为了本宫！”

春蝉轻轻“啊”了一声，很快掩住了口。

嫔婉戾气满怀：“喜欢过本宫一时，便要喜欢本宫一世，永远不许变！谁要让凌云彻改变了对本宫的心意，本宫绝不会放过她！”

如懿缓步走入院中。廊下一个素衣颀长的身影等候，却是皇帝。她还未上前，皇帝已经快走几步，紧紧握住了她的手。隔着风露微凉，她也感觉到，他的手指是冰凉的，没有任何温度。

他的声音哀痛而低沉：“朕来晚了，没赶上璟兕的祭礼。”

月色如霜雪覆盖上二人悲戚的面容，好像两个人都在雪地里冻得久了，慢慢地失去了温热和血色。如懿执住他的手：“臣妾知道皇上忙于政务。”

皇帝颇为憔悴，脸上多是胡楂：“朕今日是忙，但更多也是不敢面对。”

“臣妾替皇上送了璟兕，璟兕乖巧，会走得安稳的。”如懿保持着一个皇后该有的职分，“比起臣妾，忻嫔没的是头胎，她想必更伤心。皇上也去看看她吧。还有，今日还是颖嫔的生辰……”

“朕一想到璟兕和六公主，心里就难过得紧。”他顿一顿，抚上她的面容，“朕着实想念璟兕。朕想和你说说话，得空再去看忻嫔和颖嫔。如懿，你可愿意听朕说说话？”

她静静点头，噙着眼底欲落未落的泪。

“都知道是金氏害了璟兕和六公主，可眼下北族进献征战的粮草，还抵御